

阿細亞

屠格涅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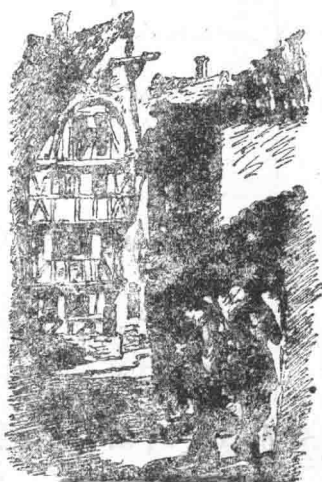
平明出版社

新譯文叢刊

阿 細 亞

屠格涅夫著

蕭 珊 譯



平明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五年 上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 版權所有 •

~~~~~

本譯稿根據英國 Constance Garnett 的英文譯本，對照着 1942 年莫斯科國家兒童文學出版局版 Три Повести 中的原文 Ася 譯成。К. Клементьева 所作插圖五幅，第一幅和第三幅據 1942 年版 Три Повести 複製，第二幅，第四幅和第五幅據 1950 年版 Три Повести 複製。

平明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1157 弄 5 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定價人民幣四千元

~~~~~

〔文學·藝術〕 46000 字 (定價頁 136)

1953 年 6 月初版 (1—10500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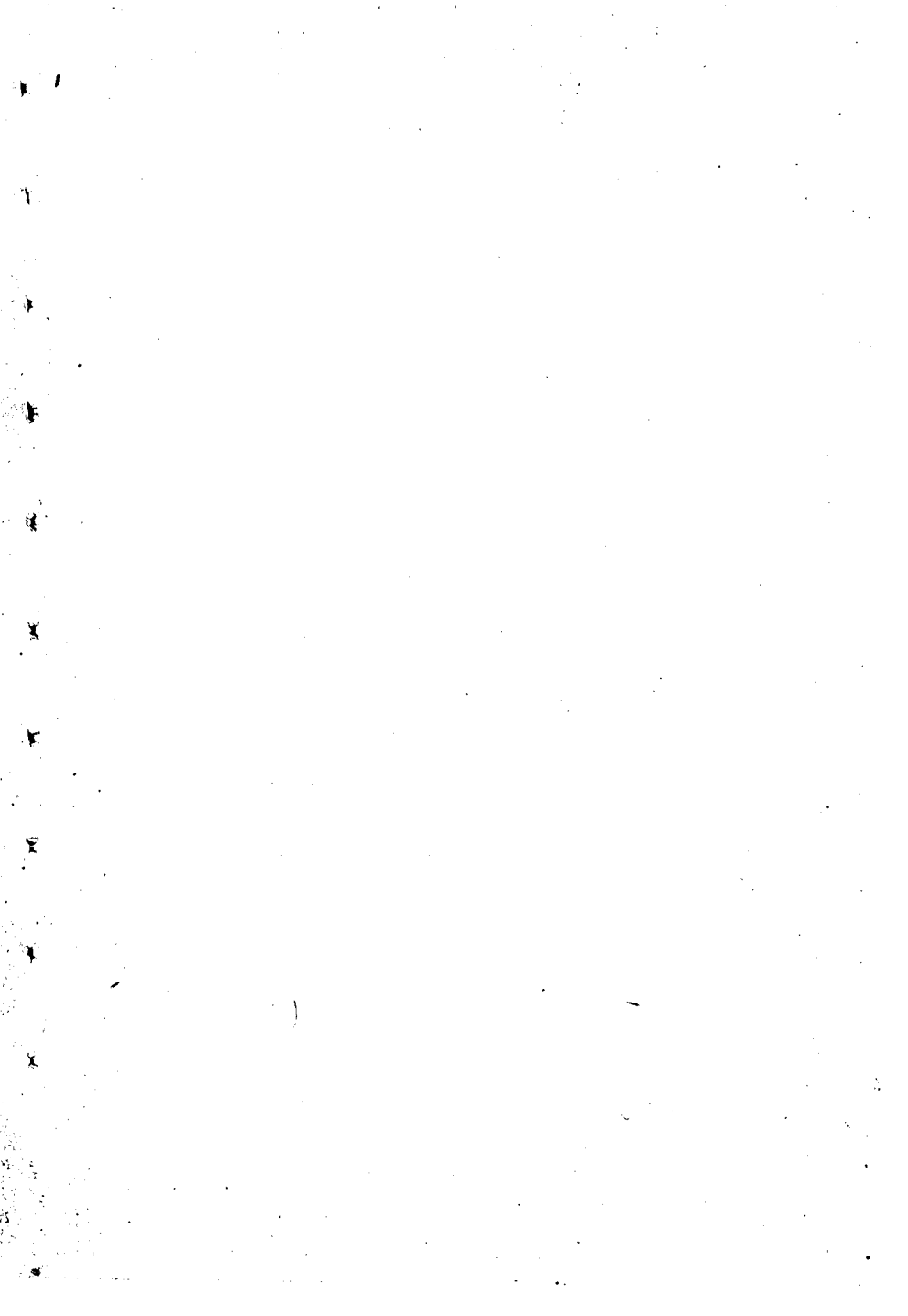
內容介紹

蘇聯斯特拉熱夫曾經稱阿細亞爲屠格涅夫中篇小說中最好的模範之一。在這本小說裏我們年青的男主角在德國結識一個天真俄國少女阿細亞，一個貴族的私生女。他愛上了她。可是當幸福已經望得見的時候，他還不斷的在警告自己：『跟她這種性格的十七歲女孩子結婚怎麼可能呢？』於是阿細亞的感情受了傷，離開他走了。全書充滿了不能實現的希望，替舊俄貴族階級的感情和思想繪出一首深刻的輓歌式的抒情詩。

阿

細

亞



我那時候大概有二十五歲(N. N. 開始說)。你看，這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剛剛取得了我的自主權，動身到外國去，並不是像那時候一般人常常說的，『去完成我的學業』，却只是因為我想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那時我年青，健康，快樂，我有錢，我還不會遇到過任何困難，我無憂無慮地活着，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一句話說完，我那時精力旺盛。我從沒有想到過人不是植物，不能長久地繁榮。年青人吃着金色的蜜餅，就以爲是他每日的糧食，然而乞討一片麵包的時候會來的。可是說這種話有什麼用處呢。……

我沒有任何目的、沒有任何計劃地到各處遊歷。我喜歡一個地方，我就住下來，只要我一想到要看新的人臉（的確就是人臉）時，我立刻又上路了。我祇有對人纔感到興趣，我受不了那些著名的古跡和珍貴的收藏，我看到嚮導，立刻就厭煩，不高興起來。——我在德累斯頓的綠色拱廊裏簡直要發瘋了。大自然對我有的一種強有力的感應，可是我不喜歡它。

○ 即某某之意。

○ 照原文直譯是上帝的世界。

那種所謂的美：奇特的名山，岩石，瀑布；我不喜歡它那種盛氣凌人的樣子^①，我不願意它來擾亂我。但是人啊，活人的臉，人的談吐，他們的動作，他們的笑聲，都是我生活裏所不可少的。在人羣中我常常感到特別的愉快和舒適。我喜歡到別人去的地方，我喜歡跟着別人一塊兒叫喊——而同時我也喜歡注意別人叫喊時的神態。觀察人類使我發生興趣；我不祇是觀察他們，我還帶着歡樂的、不知足的好奇心在研究他們。但是我又離題太遠了。

話說回來，大約在二十多年以前，我住在德國萊茵河左岸一個叫做Z的小城裏。我正需要孤獨。一個我在溫泉遇到的年青寡婦剛剛傷了我的心，她非常漂亮，絕頂聰明，她對每個人都賣弄風情，對我這個可憐的罪人也是這樣。開始她鼓勵了我，末了她很殘忍地傷害了我，就爲着一個年青的、有玫瑰色的面頰的巴伐里亞的軍官把我犧牲了。我應該承認我心裏的創傷並不很深，但是我需要暫時沈浸在哀愁和孤寂裏面，——年青人有什麼不可以消愁遣悶的呢！——所以，我在Z城住下來了。

這小城使我喜歡的是：它位置在兩座高山的腳底下，它那傾頹的城牆和荒涼的古塔，

① 德累斯頓 Dresden，德國 Saxony 之首府，爲風景區。

② Grüne Gewölbe，德國著名建築。有名的古物收藏所。

③ 原文是：我不喜歡它強迫我接受它。

它那古老的菩提樹，它那跨在一條清澈的小河——萊茵河的支流上的高橋^①，但是最使我喜歡的是：它那種上等的好酒。太陽剛落山的傍晚（那是在六月間），那些漂亮的淡黃色頭髮的德國少女在這座古城的街上散步，她們遇見外國旅客，就用悅耳的低聲說：『Guten Abend,』（德語：晚安）。她們裏面有一些甚至在月亮升上古老房屋的尖頂、街道上小石子在寧靜的月光下顯得很清楚的時候，還不願意回家。我喜歡那種時候在這個小城裏遊蕩，月亮好像從明淨的天空裏凝視着這個小城，這個小城感覺到它那種凝視，敏感而平靜地立在那兒，全身沐浴在月光裏，那種寧靜的、而同時又輕輕地激動着靈魂的月光裏。峨特式的高鐘樓頂上的定風針閃着淡淡的金光，同樣的金光也在發着暗光的河面上盪漾。細細的蠟燭（德國人是節省的），在斜屋頂下的狹小窗戶裏朦朧地燃着。葡萄樹不可思議地在石牆上伸展着自己的盤繞的蔓藤，在三角的廣場上，古井旁邊的陰影裏有什麼東西跑過去了，突然間那個帶睡意的守夜人的口哨傳到你的耳裏來了，一隻溫順的狗低聲叫着，溫暖的空氣撫摸着你的臉頰，菩提樹的香味是那麽濃，使得你的心胸不由自主越來越深地呼吸着，而『葛萊卿^②』這個字又似讚嘆，又似疑問地浮到嘴唇上來了。

① 原文是陡橋或嶮橋。

② Gretchen 爲德國大詩人歌德（J. Goethe）中的女主人公。

Z 小城離開萊茵河約有兩俄里^①。我常常去望那條莊嚴的河流，坐在那棵孤零零的大橡樹底下石凳上，或多或少帶了些做作的樣子老是想那位忍心的寡婦。一座帶着差不多是孩子的面容、胸上有一顆寶劍刺穿的紅心的聖母小雕像從樹枝中間憂鬱地望出來。河對面是個叫做L的小城，比我住的這個小城稍稍大一點。

有一個傍晚我正坐在我所喜歡的長凳上，一會兒望着河流，一會兒望着天空，一會兒又望着葡萄園。在我的面前，一羣金黃色頭髮的男孩在爬上一隻已經拖到岸上的船，船翻攔着，塗了柏油的船底朝着天空。幾隻鬆鬆地張着帆的小船順流而去了，綠色的水波平靜地往前流去，沒有波浪，也沒有漣漪。突然我聽到了音樂的聲音，我傾聽着。在L城正奏着華爾茲舞曲，大提琴斷斷續續地發出單調的低音，提琴發出含糊不清的顫音，笛子大胆地吹起來。

「這是什麼？」我問一個穿着毛絨背心、藍襪子、鞋子上帶扣的老人，他正朝着我走來。

「這個嗎？」他先把他的烟斗從這一邊嘴角移到另一邊嘴角，然後回答道：「學生們從B地來——舉行一個 *Commers* (德國大學生的宴會)。」

① 俄里即羅爾斯特，一俄里等於一·〇六七公里。

「我去看看這種大學生的「宴會」怎樣，」我想道，「而且我還沒有到過L城呢。」
我找到一個擺渡的人，渡過河去了。

二

不一定每個人都知道什麼叫做「大學生的宴會」。這是一種慶祝的宴會，在這宴會上
一個地方的大學生，或者同鄉會（Landmannschaft 德語：大學裏的同鄉會）裏的大學生
都聚在一塊兒。差不多參加這個宴會的人都穿着舊時傳下來的德國大學生的服裝：匈牙利短上衣，長統靴和飄着特種顏色絲帶的小帽。這種大學生的宴會通常由一位高年級的同學主持。這快活的宴會一直繼續到天亮：喝酒，唱歌（唱國父^①和高德木斯^②），抽烟，咒罵那班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有時候還請了樂隊來。

在L城舉行的正是這樣的一個宴會——它在一家臨街的、掛着「太陽」招牌的小旅館的花園裏舉行。旗幟飄揚在旅館和花園上面，大學生們坐在修剪得很整齊的菩提樹下

① Landesvater 德國大學生在慶祝宴會時所唱的歌。

② Candemus 德國大學生喜歡唱的歌。

那些桌子旁邊，有一張桌子底下躺着一隻大喇叭狗，旁邊一個長春藤的涼亭裏面樂師們起勁地一直在奏樂，時時喝啤酒來提他們的精神。在花園矮牆的外面街上集着一大羣的人。上城善良的市民——不肯錯過這種觀看新來的客人的機會。我也混在這一羣觀眾中間，看大學生的面容，看他們擁抱，注意年青人這種天真的撒嬌作態，注意他們的熱情的眼光，聽着他們的叫喊，他們的無緣無故的笑聲——世界上最好的笑聲——所有這些年青生命的快樂的騷動，這種充滿生氣的往前直衝的勁兒，不論它衝向哪裏，只要它是往前衝呀，這種無憂無慮的放任感動了我，而且使我興奮。我要不要去參加呢？我問我自己。

『你還沒有看夠嗎，阿細亞？』就在我的背後，有一個男人的聲音用俄國話說。

『讓我們再待一會兒罷，』一個女人用同樣的語言答道。

我很快地回過頭去，我看到一個漂亮的年青人，戴了一頂制帽，穿着一件鬆鬆的短上衣。他的手臂上挽着一個年輕的，身材不很高的少女，她戴了一頂草帽，整個臉的上半部都讓帽子遮蓋了。

『你們是俄國人嗎？』我不由自主地順口說出來。年青人帶笑回答道：

『是，我們是俄國人。』

『我絕沒有料到——在這種偏僻地方——』我開始說。

『我們也絕沒有料到，』他打斷了我的話，『可是有什麼關係呢？這不更好！讓我來介紹我自己。我叫葛金，這是我的……』他躊躇了一下，『我的妹妹。我可以知道您的名字嗎？』

我告訴他我的姓名，我們開始交談起來了。我才知道葛金跟我自己一樣藉着旅行消遣，大約在一個星期以前到上城，就在那邊住了下來。老實說，我不喜歡在國外跟俄國人做朋友。我遠遠地就能認出他們，從他們走路的样子，從他們衣服的剪裁，主要的還是從他們臉部的表情。他們的那種自滿的、瞧不起人的、有時還是很傲慢的神氣，突然間會變成了謹慎和害怕的表情。他們立刻警覺起來，眼睛不安地閃動着。『天老爺，我說了些什麼傻話嗎？他們在笑我嗎？』這種急促的眼光好像在說。這一會兒過去之後，臉上的表情又恢復原先的莊嚴了。但偶爾又出現了一陣呆滯的驚惶失措。是的，我的確躲避俄國人，但是葛金打第一眼起，就讓我喜歡了。世界上的確是有這樣一種幸福的面容，讓人人都樂意去望它，就像它在給你溫暖，給你安慰似的。葛金就有這樣的臉，溫和的、討人喜歡的臉。大而溫柔的眼睛，和柔軟的鬚曲的頭髮。他講話起來有這種調子，即使你還沒有看到他的臉，你聽見他的聲調，也會感到他在微笑呢。

那個他叫做妹妹的少女，第一眼看起來非常漂亮。她那張略帶褐色的小圓臉上有著

美麗的細小的鼻子，帶孩子氣的臉頰和明亮的黑眼睛：這個臉型裏有一種獨特的、特殊的東西。她的身裁優美，但似乎尚未發育完全。她一點兒也不像她的哥哥。

『你願不願意跟我們一塊兒到家裏去？我想我們已經看夠這些德國人了。真的要我們的年輕人^①的話，早就該打碎玻璃摔壞椅子了。然而這些年青人過於拘謹。你看怎麼樣，阿細亞，我們可以回家了嗎？』

少女同意地點點頭。

『我們住在城外，』葛金接下去說，『在葡萄園那兒高地上，一所單獨的小宅子裏。那邊風景好極了——去看看罷。房東太太答應給我們準備一些酸牛奶。天快黑了，你正好在月光下渡萊茵河。』

我們動身了。穿過低矮的城門（城的四周圍着圓石砌成的古牆，連牆上的望樓都還沒有完全崩塌），我們走入田野，順着石牆走了大約一百步光景，就在一扇狹小的門前停下來。葛金開了門，引我們從一條很陡的小路上山，路的兩邊的平台上種滿了葡萄樹。太陽剛落下去，一抹淡淡的紅光依舊照在綠色葡萄藤的高莖上，照在鋪滿了大小砂石的乾燥的地上，還照在一所有着斜傾的黑樑和四扇明窗的小宅子的白牆上。這所宅子就直立在

① 這是指俄國大學生。

們正在攀登的山頂上。

『這就是我們的住處！』我們走近那所宅子的時候，葛金大聲地說出來，『看，房東太太帶着酸牛奶來了。Guten Abend, Madame（德語：晚安，太太）。我們馬上就坐下來吃晚飯，但是首先，』他接着又說，『先看看四週。您對這一片景緻有什麼說的？』

風景的確美極了。綠色的兩岸中間銀白的萊茵河躺在我們的腳底下。有一個地方的河水在落日的金暉下閃耀着紅光。你能看到聚集在岸邊的小城的所有的街道和房屋，那邊過去一點，展開一片廣闊的田野和羣山。下面的風景的確很美，但更美的還是在天上。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天空的明淨和深邃，空氣清而透明。新鮮的、輕盈的空氣靜靜地像波浪似地就在你的四周搖盪着，滾動着，似乎在高處它也感到更加自由了。

『您找到一個很好的住宅，』我說。

『阿細亞找到的，』葛金回答道。『喂，阿細亞，』他接着說下去，『你去吩咐吧，把東西拿到外面來，我們要在露天吃晚飯。這兒我們可以聽到那邊飄來的音樂。您注意到沒有，』他轉向着我，說下去，『華爾茲舞曲近處聽起來一點兒意思也沒有——不過是粗俗無聊的聲音；可是遠遠聽起來，它就好得不得了，它能夠喚起您所有浪漫的情緒。』

阿細亞（她的真名是安娜，然而葛金叫她阿細亞，所以你們也得讓我這樣叫她）這時

候已經到宅子裏去了，不久就跟房東太太一塊兒出來。她們兩個人捧着一個大銀盤，盤裏盛着一罐酸牛奶，還有碟子，調羹，糖，草莓和麵包。我們坐下來，開始晚餐。阿細亞取掉帽子，她的一頭黑髮剪得短短的，像男孩子似地梳着，濃濃的鬆髮披在頸項上和耳邊。起初她對我非常害羞，但是葛金跟她說：『阿細亞你怕什麼呢？他又不會咬人！』

她微微笑了笑，一會兒之後她跟我談起話來。我從沒有看見過比她更好動的人。她從來也沒有安靜地坐過一會；她一會兒站起來，跑進宅子裏去，又再跑出來，或者低聲唱歌；一會兒她笑起來，而且也笑得非常古怪；她好像並不是在笑她所聽到的，只是爲了跑進她那腦子裏面的種種思想笑着。她的眼睛發亮地、大胆地直望着你，但有時她的眼臉微微地低垂，於是她的眼光立刻變成深刻而溫柔的了。

我們閒談了兩個多鐘頭，白天早已過去，而黃昏（起初完全像火一樣，後來明亮而通紅，再後變成暗淡而朦朧，）也漸漸地消失，溶化在黑夜裏了。可是我們一直像我們周圍的空氣那樣和平地、安靜地談下去。葛金叫人拿了一瓶萊茵酒來，我們安閒地喝着酒。音樂仍然飄到我們這兒來，音調似乎比先前更悅耳，更柔和了；城裏燃起了燈光，河面上也有了燈光。阿細亞忽然埋下了頭，她的鬆髮遮住了她的眼睛；她不作聲，只顧嘆息；後來她跟我們說，她瞌睡，就回到宅子裏面去了。可是我看見她並不點燃蠟燭，却在關着的窗前站

了好久。最後月亮升起來了，照在萊茵河上。這四週的一切有的發光，有的變暗，全都變化了；連我們的雕花玻璃杯裏的酒也發出神祕的光彩。風停了，好像它也收了翅膀靜息了。散發濃香的夜間的暖氣輕柔地從地面上升起來了。

『是走的時候了，』我說道，『不然我可能會找不到擺渡的船夫。』

『是的，是走的時候了，』葛金也說了一遍。

我們從小路下山。突然間有幾個小石子跟在我們的身後滾了下來。原來是阿細亞趕上來了。

『你還沒有睡覺？』她哥哥問道，可是她並不理他，她跑過我們前面去了。小旅館花園裏大學生們點的最後幾盞燈的將滅的燈光，從山下照着樹葉，給樹葉添了一種歡樂的、奇幻的樣子。我們在河邊找到了阿細亞，她正在跟擺渡的船夫談話。我跟我的兩位新朋友告辭以後，跳上了渡船。葛金答應明天來看我，我握過他的手，也向阿細亞伸出手去，她却只是望着我，搖搖頭。船離開了岸，向急流的江心飄去。強健的老船夫把槳浸入黑暗的河水裏，用力划着。

『你走進月光裏面，你打碎它了，』阿細亞在我身後喊着。

我埋下眼睛，黑色的波浪在渡船的四周跳盪。